

詩
歌
與
批
評

诗
歌
与
批
评

目錄

前言	一
詩歌與批評 (Edith Sitwell)	五
詩的心 (Frederick Prescott)	四三
論思想的狀態	六七
詩的創作 (編者)	七九
創作與模倣 (編者)	八五
風格與人格 (編者)	九一
詩的效用 (Percy Bysche Shelley)	九七
詩的唯物與唯心 (編者)	一〇三

俄國現今研究文學的方法問題 (Voznesensky)	111
自然主義的開幕 (George Brandes)	125
文藝批評的基礎知識 (編者)	135
批評的二熊相 (George Edward Woodberry)	173

前 言

這裏十一篇譯作，都關於廣義的及狹義的詩的批評。讀者如欲獲得其中系統的觀念，讓我先說明幾句。

批評可依它的發展的過程分爲兩種：一是主觀的批評，一是客觀的批評。兩者的發展程度，是後者高於前者的；因爲主觀的批評早就出現，客觀的批評則直到近代纔出現。主觀的批評又可分爲兩種：文學的（詩的）及哲學的。前者是用詩的眼光去看文藝作品，並用詩的態度表現出來，使批評文藝的作品本身就是文藝。後者用哲學的眼光看文藝，並用哲學的術語表現出來，使批評成爲哲學的一部分。哲學的批評雖比「詩的」批評後起，但用現代的眼光看起來，「詩的」批評尚可存在，哲學的批評已經被人厭棄了；這是因爲前者尚不失其本身的文藝價值，後者卻脫不了「靈魂」、「精神」、「本體」、「實在」

一類玄之又玄的概念，爲現代實證科學的態度所不能容。在本書，詩歌與批評一篇可以代表前者，批評的二態相一篇可以代表後者。

詩歌與批評一篇替近代派詩辯護，態度甚好，見解也很是。原來傳統的勢力在詩的境界是特別大；要新詩成功，非先把讀者社會的傳統勢力根本剷除而確實養成新的習慣不可。這樣的工作是要批評出力的。不過作者是個感覺派，他把所謂「感覺價值」看得太重，好像做詩的目的只在感覺上弄玩意兒，這是不贊成的。至於篇中有些極富詩意的形容和論調，確乎可作這派批評的典型。

批評的二態相的作者，是美國現代著名批評家之一，他的這一篇（發表於一九一七年），尤其是現代美國批評名篇之一，但他已被左派的批評家如 Calverton 罵得不留餘地了。我們讀它，誠然覺得有些地方實在太玄妙，太神祕。我現在把它譯在這裏，因要使大家看看這派批評的樣子，二因要使大家看過之後，自覺批評有改造的必要。

客觀的批評也可分兩種：歷史的和科學的。論發生的先後，是歷史的批評在先科學

的批評在後的。

自然主義的開幕一篇，就是歷史的批評的代表，它的作者 Brantès 是近代難得的一個批評家，但他差不多也過去了。因為歷史的批評往往只有記述而無說明，仍不能慶足現代人的需要。

科學的批評一個名詞，原不是現代新創，但它的義蘊已經不同了；只看從前有所謂「精神的科學」現在便只承認物的科學；所以現代的科學批評，其實就是唯物的批評。在現代唯有這一派批評站得穩。本書的最後一篇，就是略示這派批評的地位的。

編者自做的幾篇短文，仍還採用非科學的名詞，未能全用科學的態度，這是因當初在雜誌上發表時力求通俗的緣故。特別是詩的唯物與唯心一篇，我當時以為唯物與唯心的傾向不過是有閑與無閑的關係，現在已覺得有修正的必要。

此外譯品之中，詩的心一篇，顯出從神話的說明到心理學的說明一個進步，是很值得注意的，但是作者所依據的心理學，仍舊還須還原一下，就是還原到物的基礎上來。

詩的效用一篇，則代表浪漫派的詩的見解。

由上所述，可見這小冊子所收集的幾篇，實是供給各派批評的標本，卻偏沒有真正的科學的批評的標本。這是編者正在從事的工作，一等小有成功，便當貢獻給讀者，讀者如今可把這書當做批評和編者自己的一段歷史看，並當作編者給與諸君的預約券，也無不可。

詩歌與批評 (Edith Sitwell)

考而 (Abraham Cowley) 在他一六五六年出版的詩集序裏說：『倘如「文才」是一種植物，就在我們這寒冷氣候的夏季，也沒有接受充分的熱足以維持它的生，那末到了淒厲的長冬，又怎由它不枯萎呢？一個好戰的、多樣的、悲劇的時代，是著作家最好的題目，卻是著作最壞的時期』如今這爲我國人所未嘗經歷的極好戰、極多樣、極悲劇的時代，是否會變做將來詩人的美質，我不知道，但這是我知道的——這個時代曾經產生極少的幾個大詩人，知道它是個萌芽的時代，如一個寒冷的初春一般，又這是詩人心中起騷動和奮鬥的時代——是個每百年光景必要來復一次的時代，當此詩人對於詩的技巧問題，必須將傳統的主張檢討一下的，因爲在每個開明的時代，或至少從莎士比亞的時代起，我們都看見詩人討論這些詩的問題，並用種種詩的「序文」和「辯護」

以衛護革新的主張，例如，我們知道陸奇（Thomas Lodge）於一五七九年出版詩的辯護（*Defence of Poetry*），薛德尼（Philip Sidney）於一五八二年頃出版詩的辯解（*Apology for Poetry*），朋準孫（Ben Jonson）曾在他的創獲集（*Discoveries*）裏討論詩的問題，甘披翁（Thomas Campion）曾於一六〇二年著作他的關於英詩藝術的觀察（*Observations on the Art of English Poesy*）。稍後，達味喃（William Davenant）於其襲的貝爾（*Gondibert*）序中發表的學說，曾引起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反響。霍布斯此文，係爲關於靈感的無謂討論所激起，以爲『人們本可以憑自然的原則和自己的默想說聰明話的，却喜別人當他像風笛一般，爲靈感所激發，這真是愚蠢的習慣。』

更有趣的，是叫斯崩爾（J. C. Squire）所認爲「乾燥無味」的那班詩人去讀讀丹尼爾（*Samuel Daniel*）爲甘披翁學說而作的韻之辯護（*Defence of Rhyme*），因其中有幾段文章，確像是斯崩爾自己寫的——例如這樣的句子：『容……世界去欣賞它所喜歡的，所知道的吧；我們曉得文字的力，只要能感動，能欣悅，能左右人們的感情，就

無論它是什麼，也無論它用怎樣特別的樣式來處理，來表出，那便是真正的節奏，真正的格律，真正的辭令，真正完美的言語了；我曾說這種真正完美的言語，其形狀之不同，有如世界上國語和民族之異別，且除習慣和現行風尚所許者外，它是不能用一切無謂的修辭學的專制法則去支配的。』由此，有一點很容易推得，即歷來的批評並未嘗變——只除它是變得「俗」罷了，因為在我們說及的幾個世紀裏，至少詩還被認為一種藝術，還不被認為一種傳達朦朧的道德觀念的工具；它還不跟人們心中的淺薄的形而上學混而不分，也還不許詩成為那種膚淺的，醜惡的，在實際生活上或形諸畫布時必要叫人羞赧的情緒的傾吐。當那些平靜的日子，批評是被認為詩人和文人的特權；詩人和文人用批評來證明詩應該怎樣，及應該怎麼做，且即使這些文人畏縮不肯進步，他們也至少有一種明白的且有依據的（雖則是錯誤的）理由。迨到頗普（Pope）和德來登（Dryden）的時代，然後真正的擾亂開始；但雖在那時，事情也還不至像現在這般難忍，因為在現在，一般滑稽樂劇、時事劇、及演戲的編者，乃至黃報的編輯們，都相信自己有做文學批評家的

資格了。不久之前，黃報上見過一篇文章，說英國人向來是以能「看澈」著名的，且能從文學和藝術裏去暴露出吹法螺者和欺騙者來。這話說得很對，因為他們當初確曾「看澈」過，且曾致一般吹法螺者和欺騙者，如哥爾利治（Coleridge），歧次（Keats），雪萊（Shelley），及威至威士（Wordsworth），乃至未被驚嚇到該去投合他們的理想之前的丁尼生（Tennyson），都覺得生活不可耐了。

讓我們考查一下，這些過去的大詩人是受怎樣待遇的。特昆西（De Quincey）在一個英國的鴉片吸食者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的第一版裏，曾引威至威士的一段，但不說明著者的名字，只說「採自一個近代大詩人」的詩句。及到後來一版裏，特昆西加上一條附註說：「採自一個近代的大詩人……什麼詩人就是威至威士；我當初爲什麼不說出他的名字呢？由此就可窺見威至威士成名的奇異的歷史。我著作和出版這部自白的一年，是一八二一年；那時威至威士的名字，雖已從那一向籠罩着它的侮慢和凌辱的黑雲裏開始出現，但它還是極不穩固的。直到十年

之後，他的偉大纔被樂意地一般地承認。我是當他事業的開始時最早（並無上前去恭維地和歡迎他的一個），所以要竭力避嫌，不願因我一言惹起一般俗人對他的誹謗一時爆發。但這裏所引的一段，其壯麗處，是不能埋沒的，誰若聽見這詩人的名字和「偉大」兩字相聯，心裏懷着輕侮，果見這些燦爛的詩句，當也不能不打斷此念，而不期然地對它「歎賞罷」。

從這篇文章，我們可知生在一七七〇年的威至威士，直到一八二一年他已五十一歲的時候，都是受人毀慢和凌辱的，此後十年中，他也僅得人家的容忍，一直到了六十一歲。我想從那時起，人家方許他和平渡過十九年的餘生。我們試於想像中置身在一八二一年的時候，就是一個鴉片吸食者的自白出現的那一年。門羅（Harold Monroe）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小冊子（Chaphook）裏提醒我們，海潑利恩（Hypion, Longfellow）是一八二〇年出版的，普羅米修士解縛（Prometheus Unbound 雪萊作）是一八二一年出版的。那時威至威士的天才正在熱烈爭論中。

『然而一八一七年時，穆爾 (Moore) 的拉拉布光 (Lalia Bookh) 易得三千基尼 (guinea)。彼時批評的文學，方因文學傳記 (Biographia Literaria, 哥爾利治作) 及威至威士的無儔的論文和序文而增富。但當時的斯崩爾……和林中 (Lynd) 一流，覺得平凡的作品也未嘗不能使人適意，且當他們對於穆爾甘貝爾 (Campbell)……一班作者，或抑或揚，正是熱烈的時候，有許多注定可以代表當時天才的作品，卻都無意識地漏過他們的注意，或有意識地受他們的排斥。

我們現在把甘貝爾所編的龐然的詩歌總集來考查一下，實是一件有趣的事。甘貝爾至少是威至威士和哥爾利治的同期人，雖然他比里菜年長十五歲。然而他這總集所收的，盡屬沙斯冬 (William Thensstone) 及同此一類詩人的那種枯死、整潔、平凡、適意、平穩的作品。至這時代的偉大詩人所受的凌辱，也和他們所受的忽視無殊。以下是他們所受的批評的一部份。

評論月刊 (Monthly Review) 說『古舟子詠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哥爾利治作）似乎是一種荒唐不可索解的狂想曲，我們看不出其中的趣旨，但覺那賀客橫被阻攔，不得赴宴，有些滑稽罷了。』

季刊 (Quarterly) 說：『我們起初以為歧次作詩，不過借此消遣，並用一種 bouts-*rimés* (填韻) 的玩意兒來困倦讀者罷了；但若我們的記憶不錯，這種遊戲有一個不可缺的條件，就是當那些韻填入時，須要有種意義；而我們的作家〔歧次〕，如我們所已指出，是沒有意義的。』

再看愛丁堡評論 (Edinburgh Review) 的直勿雷 (Jeffery) 他說：『我們面前的一冊書 (威至威士的 *The Excursion*)，如果我們很簡略的形容它時，那便是一種由道德和信仰的譚語組成的織物，其中有無數的變化，都紐在幾個很簡單很平常的觀念上；但因附着這麼許多長字，長句，和滯笨的語法——這麼一堆矯揉造作的狂歡和假作崇高的幻想——致雖極精明深刻的學人，也往往極難窺見作者的意旨，至於尋常的讀者，那就簡直莫名其妙了。』

勃萊烏德(Blackwood)論雪萊的普羅米修斯解縛道：『在我們看來，這簡直是絕對的謔語；且若不能叫我們確信它不是謔語，那末我們就要假定作者是個瘋人，因為他的主義是可笑地邪惡的，他的詩是一個荒唐、都市風、貧乏、和銜學的混合物』

月月雜誌(Monthly Magazine)論歧次的詩道：『他這派所特徵的毛病，歧次還竭力的炫耀着，好像他恐怕自己對於這種奇詭、隱晦、和幻想的作風，佔不得一個份兒似的。』

但這時代詩人所受的最厲害的虐待，還在皮考克(Thomas Peacock)的詩的四個時代(The Four Ages of Poetry)中。這裏是這部雖屬可羞地差錯而卻有趣的論文中的一段文章：『湯姆生(Thomson)和考潑爾(Conper)所看的樹和山，是有許多才士曾經吟詠過卻並不會看過的，而這種看法對於詩的效果，就如一個新世界的發見一般。繪畫顯出影響了，一般冒險的小品文家都用不倦的毅力來探發風景美的原則了。跟隨着這些實驗的成功，與夫由此而得的愉快，引起了一種新的努力，使得少數幾個不幸的人

——黃銅時代的主教——旋轉頭來，從把主意求新認爲全部工作，而似乎獲得略如此式的推論：『詩的天才是最優美的東西，我們覺得自己所有的比從前人都多些要完成詩的天才，就在專一地養成詩的印象。詩的印象唯有從自然景物中能較接受；因爲凡是人爲的東西都是反詩的。社會是人爲的，所以我們要生活在社會之外。山是自然的，所以我們要生活在山中。在那裏，我們將做純潔和美德的光耀的模型，整日從事於上山下山的天真溫雅的美務，接受詩的印象，而用不朽的詩句傳之於嘆賞我們的時代。』由於這種智識上的敗壞，我們就有一班號稱「湖上詩派」(Lake Poets)的吟詠家的怪異的團結。他們確曾接受了一些未之前聞的極非常的詩的印象，並曾傳之於世，而成熟爲一種爛爛到不待解說的公共美德的模型……這曾給與詩歌以一種新的調子，並曾喚起一羣熱烈的模倣者，因致那黃銅時代不待成熟就成衰耄了。

後此四十四年，我們就見了丁尼生也遭此劫。他因而遭劫呢？就因他的以諾阿登(Enoch Arden)一詩跡近羞辱之故。我們看一八六四年的英國婦女雜誌(English-